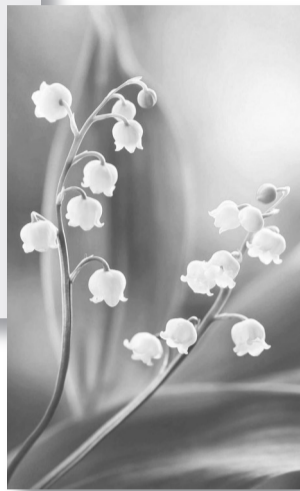


## 耐心等待,守得花开



电影《绿皮火车》里有句台词:“我们可以耐心等待,幸福可以来得慢一些,只要它是真的。”

是呀,播种与收获,往往不在同一个季节。一分耕耘,很难马上就有一分收获。

过来人会懂,幸福有时会迟到,但不会缺席,只要再耐心等待,多走几步,它就在转角处。

好东西,其实不怕等。

## 1

## 沉得住气,终成大器

大文豪巴尔扎克曾说:“所谓天才,就是耐心。”人们眼中的天才,之所以能取得成功,是因为比其他人更有耐心。

同是作家的沈从文也说过类似的观点。

沈从文在小学的时候,写成绩已经很好,优秀

被公认为文学天才,离诺贝尔文学奖也仅有一步之遥,但他本人却不这么认为,他总结自己成功的秘诀:“我不是天才,只是耐烦。”

沈从文解释说:“北方话叫‘发狠’,我们家乡话叫‘耐烦’,意思是要扎扎实实把基本功练好,不要想一蹴而就。”

沈从文20多岁的时候,一个人来到北京,一个只有小学文凭的人,举目无亲,硬生生凭一支笔打出一个天下,凭的就是这股“耐烦”气。

沈从文写文章并不是一挥而就型的,而是磨出来的。他喜欢改文章,他的原稿,天头地脚页边,都是修改的字迹,蜘蛛网似的。

他年轻时常常日以继夜地写,冬天屋里生不起火,用被子围起来,还是不停地写,稿纸上经常见到他的鼻血痕迹。

沈从文次子沈虎雏,有一次接受采访,说:“父亲对我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‘耐烦’,意思是要非常有耐心和韧性地去完成一项喜爱的工作。”

宝剑锋从磨砺出,梅花香自苦寒来。

哪有什么天才,天才只是有耐心、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件乏味但有意义的事情,日复一日,如此而已。

所谓“水滴石穿”,水再平凡不过了,能穿透石头靠的是一份耐心。

生活上也是如此,想真正有所改变,想取得成绩,耐心是必要条件。要愿意把头埋进枯燥但富有意义的事情中去。不做投机取巧者,只做一个欧阳修笔下的《卖油翁》:“无他,唯手熟尔。”

## 2

## 耐心,是一种境界

管子云:“勿烦勿乱,和乃自成,能正能静,然后能定。”

真正有耐心的人,内心是平静的。

遇事不烦躁、不慌乱,更不为外界的忙碌所煽动。

古人云:“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。”

平静如水的心境,反而会更有活力。心灵在放松的状态下却又保持开放,全身心地体会世界,畅享享受生命的种种乐趣。

丰子恺先生曾在《山中避雨》中提到,同友人

游山遇雨而仓皇奔走,友人不耐烦,但丰先生竟被“一种寂寥而深沉的趣味”牵引了兴趣,“反觉得比晴天游山趣味更好”,遂借了把胡琴,信手而弹,一时把这苦雨荒山衬出了暖色。

正是这份对世事的耐心,才能在细粒微毫间,得到人生真趣味。

世界其实很美,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。《菜根谭》中说:“林间松韵,石上泉声,静里听来,识天地自然鸣佩;草际烟光,水心云影,闲中观去,见乾坤最上文章。”

有耐心的人,以平静的心境去关照这个世界,尽收人生路上的好风景。

## 3

## 好东西,值得耐心等

现代生活的节奏飞快,人心日渐浮躁,急功近利。

有的人心态没摆正,只想“一步登天”,凡事都要找捷径,结果欲速则不达,最后被摔得很惨。

拔苗岂能助长?

有的人由于没有足够的耐心,把本来可以做成成功的事情,在中途便放弃了。

行百里者半九十,不怕逆水行舟,却怕半途而废。

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越想上热豆腐,越要懂得耐下心来。

还是那句话:“好东西,不怕等。”

王羲之从七岁就开始练习书法,几十年如一日,刻苦练字,从不间断。

他有时走在路上,坐在椅子上,还揣摩着名家书法,手指不停地在衣服上练字,时间一长,连自己的衣襟都划破了。

正因为如此,他才练出“入木三分”的笔力,笔笔刚健,字字飞龙,成为划时代的书法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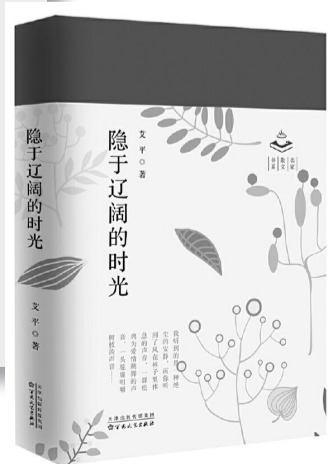
达芬奇在刚学绘画时,画了六年的鸡蛋。

山顶上的风光的确很美,但你需要一步一个脚印。

耐心,是成功的底色,涓涓细流,终将汇成江海;耐心,是幸福的脚步,小火慢熬,方得人间美味;耐心,是心灵的境界,心境澄空,则清风自来。唯有耐心等待,才能守得花开。

波兰

## 独立风标的自然文学写作



自然是这个星球所有生灵的共同家园,我们既熟悉又陌生。如果缺乏一手的生活经验、深切的情感蕴积以及多元的文化视点,完成有深度的自然书写恐非易事。艾平的散文集《隐于辽阔的时光》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。从一株牧草到一只羔羊,作者通过描写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的传统智慧和质朴生活,再现那些看似“古老”实则“文明”的生产生活细节,以诗性与理性传达敬畏自然、顺其自然的生态理念,为我们呈现出一幅自然与人和谐共生的壮阔图景。

《隐于辽阔的时光》凝结着作者对呼伦贝尔自然与人文的深入考察和思考。通过感受时代变迁对草原生产生活、地域生态和个人精神层面的冲击,艾平不仅写了草原传统牧民,更关注猎人、牧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,塑造出多位自然之子的形象。

《在阿敦乌拉的天上》中,牧人孟和沙年轻时惊扰鹰,年长时怜悯鹰,暮年时住进楼房,开始思念草原、思念鹰;《你做的鞍子在说话》中,巴特原是一个牧马人,后来成为上班的养马驯马人,再后来成了草原上做马鞍子的手艺人,将马鞍子送给学校传承民族文化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作家塑造了草原新人的形象,通过人物角色和命运的多重变化,反映时代变迁。

《游猎之地的你》一文中,女猎人放下猎枪变

成挤牛奶的女牧民,奋力要回被破坏的草场进行退耕还牧。她思考着如何将狩猎文化转化成经济效益,带着儿子制作手工艺品,搞服饰表演。萨丽娃姐姐和艺人那顺乌日图从草原到城市,又最终决定回草原创业、保护草原。农牧大学毕业的斯仁道尔吉和娜莎接过父母亲的牧场,扎根草原、反哺家乡……作家始终有一个隐忧——年轻人离开草原后,草原文化谁来继承?没有牧人的草原,还是真正的草原吗?艾平塑造的草原人物群像,带着独特的地域文化气息和时代气息,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

作者深入自然既是对大地原乡的探访,也是对生命意义的探求,《隐于辽阔的时光》为我们呈现了难得一见的山野生灵,书写了一个与人密切相关的生灵群谱。人们对那些动物发起救助行动,没有家野之分,没有族类之别,没有国界之限,体现了庄子《齐物论》中“天地与我并生,而万物与我为一”的精神。

艾平站在城市和草原两个场域,审视地域和时代的关系,反观天地人心的大道,将地理风光、时代风貌、民族文化、人物形象、动物生灵等有机融合在作品中,通过生动感人、具有诗意和思考价值的细节,传达出天地人共筑的深沉与博大。

作为一位不循规蹈矩的散文探索者,艾平以其富于创见的自然写作独立风标。

姚广